

協天宮就顯得熱鬧，煙火不斷，桌上的供品也較豐富，牆壁上張貼許多善男信女捐獻香油錢的紅紙條，兩邊光明燈放出閃閃亮光，這些都是香火興盛的具體表現。

- (5) 經費支出：由於協天廟的香客很多，資金豐厚，除每年一次的祭典向里民收丁口錢外，其他活動均從香油錢支出。而威靈廟和中興宮因人手缺乏，經費不足，亦未由信眾攤派支出，向例協天宮每年撥出經費，供其開銷，出錢為大，乃一般人的想法。

上述各項情況，可說明這三座廟雖同以大坑厝為祭祀範圍，但在里民的認知和信仰操作上，當能接納協天宮的主導地位，卻也無礙彼此間的密切聯結。

三、延伸性祭祀圈

台灣民間信仰相當複雜，牽涉的問題非常多，影響至深且鉅，過去因盡歸社會基層，偏屬庶民生活，較為學界所忽略，惟近年來已頗有改善，投身研究者已不乏其人，成果亦有可觀。然在問題取向與研究方法方面，開展新的視野，建立新的詮釋，比較值得稱道的是祭祀圈概念的運用。

首先以祭祀圈研究民間信仰的是岡田謙，其論點極有創意，深得認同，許多專家學者多所援引，並加釋義，已成為理解民間信仰的重要路徑。其中林美容的表現最佳，不僅對祭祀圈給予明確的界定，並提出信仰圈，闡述民間宗教的現象，進而以此探討移墾社會的發展，為文多篇，博得好評。

過去祭祀圈的相關論述，都是建立在層次的基點上，如林美容的聚落性、村落性、超村落性等，其他學者的論述亦大致相近。這種逐級擴大的探討祭祀圈，對民間信仰的理解，非常有效，但也因而局限在層次的框架，以至忽略少數信眾。畢竟寺廟的香客不限於住在鄰近區域，不乏住在外地，這些外地信徒，已逸出祭祀圈的範疇，信仰圈似乎也難以盡意。面對這個問題，筆者以「延伸性祭祀圈」用來統納外地信眾，並試作說明。

1、住在外地的外地人：有些外來的香客基於千秋祭典、年節朔望、遊覽進香或特意祈求等因素，到大坑里的寺廟祭拜，其情形可能是簡單的祭品或臨時祭拜，部分於拜後添加香油錢或點光明燈，更慎重的可能捐獻供桌、花瓶、大型蠟燭等祭器與設備，至於廟宇翻修或重建時，或有少數人認捐龍柱、花堵、飾物等。

這些外地香客，有的是鎮內子弟，威靈廟的廟內前柱是新建里劉阿喜、劉吳阿微敬獻。中興宮的廟內前柱為新建里薛查某、城西里薛朝成敬獻。縣內信眾也有，如威靈廟的匾「威昭領羽」是礁溪鄉議員林金喜奉獻，右門對聯是南方澳鄭金德敬獻。縣外香客的獻贈也有，中興宮的柱聯為基隆呂震明所敬奉，威靈廟的石獅乃基隆周義聲、黃鑫偉敬獻等。至於各廟歷次翻修，部分會標示捐款者的住址，加上耆老訪談的結果，縣境信士以宜蘭市和礁溪鄉居多，縣外大都來自台北、基隆，合理的解釋大概是距離較近的原因。

上述香客因奉獻緣故可能不定時到廟裡參